



中国经典名著

太平广记

(十六)

〔宋〕李 昉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1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9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15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25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34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42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49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57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65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73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82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92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99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105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112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118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122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129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136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146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156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168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178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187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199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213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窦宽

唐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出《宣室志》）

吴偃

有厉泉县民吴偃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岁余。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后数余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於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呼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宽敞。傍有古槐木，盘根极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沈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腹空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

董观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与其



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观独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而无指。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

观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

观因以挺堪其首，其躯若草所穿。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观虑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常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径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柯叶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见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出《宣室志》）

京洛士人

京洛间，有士人子弟失其姓名。素善雕镂。因行他邑山路，见一大槐树荫蔽数亩，其根旁瘤瘿如数斗瓮者四焉，思欲取之。

人力且少，又无斧锯之属，约回日采取之。恐为人先采，乃于衣箠中，取纸数张，割为钱，系之于树瘤上。意者欲为神树，不敢采伐也。既舍去，数月而还。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树侧，乃见画图影，旁挂纸钱实繁，复有以香醺奠之处。

士人笑曰：“村人无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



次，忽见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仆曰：“无伐此木。”士人进曰：“吾昔行次，见槐瘤，欲取之。以无斧锯，恐人采之，故权以纸钱占护耳。本无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权以纸钱系树之后，咸曰神树，能致祸福，相与祈祀。冥司遂以某职受享酹。今有神也，何言无之？若必欲伐之，祸甚至矣。”士人不听。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雕刻为器耳。”

神曰：“若尔，可以善价赎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须几何？”士人曰：“可遗百千。”神曰：“今奉百绢。于前五里有坏坟，绢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复此相见。”士人遂至坏坟中，果得绢，一无欠焉。（出《原化记》）

江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和县灵仙阁。时沈饮酒。适闾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扞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



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存得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

及明，叟方起。数日，至阆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

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

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醞酏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

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



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有琴高之相耳。

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

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

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

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出《传奇》）

花卉怪龙蛇草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郡济阳济阴，冤句离狐，城皋阳武，城郭路边生草，悉备龙蛇鸟兽之形。《续汉志》曰：“其状五色，毛羽头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马万物之状。”是岁，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抄掠，后兄何进秉权，汉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烧宫阙之应。（出《五行记》）



鲜卑女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

始见一丈夫容质姘净，著赤衣，自云家在侧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茎。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焉。（出《异苑》）

蕨蛇

太尉郗鉴镇丹阳也，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潭潭欲吐。因归家。仍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一赤蛇长尺余。尚动摇。乃挂于檐前，蛇渐焦。经宿视之，乃是一茎蕨耳，犹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续搜神记》）

芥虫

五岭春夏率皆霪水，晴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败，萌胶毡罽，无逾年者。尝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细长耳。（出《岭南异物志》）



崔玄微

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冷冷。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

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汗阿措衣。

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即不知奉求耳。”拂衣而起。

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异。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诸侣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

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

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拜而去。

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

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

又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

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出《酉阳杂俎》及《博异记》）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光化寺客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

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遍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

“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斫之。

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叠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毙。（出《集异记》）



僧智聿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聿在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大如蝇，金色，迭飞赴灯焰，或蹲于灯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于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堕其一，乃董陆花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邓珪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

是岁秋，与朋友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慄然。独珪无所惧。反开其牖。闻有吟啸之声，珪不之怪。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纵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

既坐，与诸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未见宾。”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矣。”于是缉丝为缙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缙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外问：“何罪而见缚？其议安在？得无悔邪？”遂引缙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缙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出《宣室志》）



刘灵

石县南尝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年，董叔经为西河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叔，怒甚，遂弃职。

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坠。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

既而西走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其妖遂绝。（出《宣室志》）

田布

唐田布，田悦之子也。元和中，尝过蔡比，路侧有草如蒿。

茎大如指，其端聚叶，若鹑鷃巢在苇。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出《酉阳杂俎》）

梁生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



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悦。后月余，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苏昌远

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

吴中水乡率多荷芰。忽一日，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艳丽。

阅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乃所赠玉环也。

因折之，其妖遂绝。（出《北梦琐言》）

药怪上党人

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见。去宅一里，但见一人参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体状。掘去之后，呼声遂绝。时晋王广阴有夺宗之计，谄事权要，上君也，党与也，言朋党比而谮。太子竟见废。隋室因此而乱。（出《隋书五行志》）



田登娘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之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

节中粗皮若茯苓，香气似术。其家奉释，有像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十六七，有容质。其父常令供香火焉。

经岁余，女尝日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屐。女遂私之。

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一鸽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亦成朽蠹。

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象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旧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见怪而去之。

宜乎！（出《酉阳杂俎》）

赵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惭且怒。



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切肌，食粟袭紵，不惮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

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议，何蔽滞之甚邪！”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

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段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

因持锬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

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出《宣室志》）

菌怪郭元振

郭元振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元振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

元振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久之，元振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出



《酉阳杂俎》)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驮桶，不避道。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一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并树枯根，下有大蛤蟆如叠。挟二笔蹠。树溜津满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门浮沕钉。其盖已落。蛤蟆乃驴也，笔蹠乃油桶也，菌则其人矣。里人有买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发，食者悉病呕。(出《酉阳杂俎》)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视无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儿裸身绕釜而走，倏忽没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蕈，工独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苍龙

孔子当生之夜，二苍龙亘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

